

# 傅燮詞《詩餘類選》全本的發現

## ——兼論其通代選學思維

梁雅英

### 提 要

《詩餘類選》，編者為清代詞人傅燮詞（1643—1706），該選收錄由唐迄明歷代詞作，以類編排，為通代分類型選本。歷來研究者皆認為此選殘缺或已亡佚，學界研究首見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趙尊嶽在《詞學季刊》中提到尚有五卷殘本。筆者今搜檢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書，發現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十六卷全本。本文以《詩餘類選》十六卷全本出發，考訂其刊印年代為順治十五年（1658），是傅燮詞早年編纂的詞選。全書共收錄詞人197人，詞作529首。本文針對全書的編排方式、延續明代詞選的訛誤、入選詞人詞作進行分析、探討，發現《詩餘類選》雖然“以類編排”，屬於傅燮詞年少編選、便於學詞的選集，但該選本對於明代詞選專選北宋詞人的現象進行調整，大量入選南宋詞人辛棄疾和蔣捷詞作，且試圖將明代詞人王世貞、楊慎、劉基與南北宋詞人並列，拉擡明代詞人的地位。此外，本文亦探討傅燮詞所編選的三部大型詞選：《詩餘類選》《詞觀》《詞觀續編》所呈現的通代選學史觀，發現雖然三部詞選的編排方式有所不同，但傅燮詞將“以類繫詞”的編排方式內化成為自身“讀詞二十二境”的審美意識。

關鍵詞：《詩餘類選》 傅燮詞 《詞觀》 《詞觀續編》

## 一、前 言

傅燮詞(1643—1706),字去異,號浣嵐,清初河北靈壽人,生於明崇禎十六年(1643),卒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父親傅維麟,為順治三年(1646)進士,官至太子少保,傅燮詞為其次子,曾以少保公蔭胄兼官生、授河南魯山縣知縣。<sup>1</sup> 傅燮詞在詞學上貢獻甚多,除本身有詞集《繩庵詞》外,還曾於康熙二十八年(1688)編成《詞觀》二十二卷、康熙三十一年(1692)的《詞觀續編》二十二卷。

民國二十四年(1935)趙尊嶽在《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詞籍提要》中提到傅燮詞編選的詞選,還有《詩餘類選》一種,只是趙尊嶽所見本,為五卷殘本。<sup>2</sup> 筆者今搜檢“國家”圖書館館藏古籍,發現傅燮詞《詩餘類選》孤本尚存於世,且為十六卷全本。趙尊嶽在《詞籍提要》中對於《詩餘類選》一書的描述如下:

《詩餘類選》五卷,蓋自明選《草堂》,裁篇別出,而又似未完之作也……卷五時序類:李重元、晁次膺、王世貞、周美成、康伯可、蘇東坡《夏景》,下此花鳥器用,均無所選。未知原選止此,抑後來傳鈔所奪落也?<sup>3</sup>

從文中可見趙尊嶽所見《詩餘類選》為五卷殘本,該選本為唐至明的通代詞選,按明代分類本《草堂詩餘》例編排,故趙尊嶽認為該選是“自明選《草堂》,裁篇別出”,趙氏所稱“明選草堂”,指的是明代《草堂詩餘》的各種增補、增修本。已非南宋時所選《草堂詩餘》原貌。

自清代朱彝尊編選《詞綜》,大力抨擊明代《草堂詩餘》書坊本後,詞學研究

- 1 關於傅燮詞相關生平資料,見政協靈壽委員會編:《靈壽傅氏文化遺產略覽》(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頁15。
- 2 趙尊嶽:《詞籍提要》,龍沐勛主編:《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上海:民智書局,1935年),頁80。
- 3 同上,頁80—81。

界對於明代《草堂詩餘》的各種流行本評價極低，故民初趙尊嶽有“裁篇別出”的評價，認為《詩餘類選》不過是明代《草堂詩餘》的流行。但若從“詞選史”的視角上看，《詩餘類選》是否真為明代《草堂詩餘》的流行，因趙氏所見為五卷殘本，是否真如趙氏所言，《詩餘類選》自明選草堂“裁篇別出”，則有待研究考察。筆者取胡桂芳《類編草堂詩餘》<sup>4</sup>與《詩餘類選》比對，發現二選雖都是“以類編排”的詞選本，但所選詞人、詞作重複率並不高。故趙尊嶽“裁篇別出”之語，應是對明代“以類編排”型詞選本的刻板印象。

目前學界對於《詩餘類選》的紀錄，也僅見趙尊嶽所撰《詞籍提要》，並未見學界討論。《詩餘類選》既為通代詞選，與傅燮詞所編清人選清詞的《詞觀》《詞觀續編》可形成一個由唐至清的詞人編選系列，並可由此考察、再論傅燮詞的通代選學思維。雖然《詞觀》二十二卷現已亡佚，但趙尊嶽在《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詞籍提要》中錄出二十二卷本《詞觀》的序言、各卷起迄所選詞人，加上《清詞珍本叢刊》中錄有後人所輯五卷本《詞觀》《中國古籍珍本叢刊·保定市圖書館卷》又將鈔本《詞觀續編》影印出版，筆者更可將《詩餘類選》與《詞觀》《詞觀續編》三部選本結合綜論。

在前人研究方面，雖然《詩餘類選》未被學界所重視，但傅燮詞的詞選與詞作，學界已有研究，如2014年侯靜彩碩士論文《傅燮詞〈繩庵詞〉及其詞學觀研究》<sup>5</sup>，以傅燮詞《繩庵詞》《詞觀》為討論文本，分析傅燮詞的詞學觀、2020年梁雅英博士論文《清人選清詞研究》<sup>6</sup>中第二章第一節分析傅燮詞《詞觀》與《詞觀續編》的詞學觀<sup>7</sup>，單篇論文則有2015年梁雅英《〈清詞珍本叢刊〉所錄六卷本〈詞觀〉版本差異初探》<sup>8</sup>，分析《詞觀》中所錄作者與作品錯置的現象、

4 本文所用刻本為何士信輯，胡桂芳、黃作霖等重輯：《類編草堂詩餘》（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刻本）。

5 侯靜彩：《傅燮詞〈繩庵詞〉及其詞學觀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4年）。

6 梁雅英：《清人選清詞研究》，（桃園：臺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20年）。

7 梁雅英：《清人選清詞研究》，頁46—50。

8 梁雅英：《〈清詞珍本叢刊〉所錄六卷本〈詞觀〉版本差異初探》，《詞學》第34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頁190—209。

2019年陳昌強《傅燮詞〈詞觀續編〉的文獻價值與詞史意義》<sup>9</sup>討論《詞觀續編》的文獻價值。專書論文方面,閔豐在2008年《清初清詞選本考論》<sup>10</sup>中有一節專論傅燮詞《詞觀》一選。上述這些前人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傅燮詞詞集《繩庵詞》詞選《詞觀》《詞觀續編》,對於《詩餘類選》,學界並無任何研究,筆者認為研究《詩餘類選》可以呼應上述前人研究成果,並可深入探討傅燮詞對唐至明代詞人與詞學的看法。

本文站在上述前人研究基礎上,將分為:《詩餘類選》的編選年代與編排標準、《詩餘類選》入選詞人分析、傅燮詞通代選學思維三點進行論述,以期完整探討《詩餘類選》與傅燮詞詞學觀的演變與影響。

## 二、《詩餘類選》的編選年代與編排標準

詞選的編排方式,按照編選者的目的而有不同的編排形式,自明代以降,據考察,主要有以下三種:分別是“以調繫詞”“以類繫詞”“以人繫詞”三大項,“以調繫詞”的詞選,主要以“詞牌”為主,後附詞人詞作,讀者可以看見同一詞牌不同作者的創作,如明嘉靖顧從敬分調本《草堂詩餘》,王士禛、鄒祇謨所編《倚聲初集》,蔣景祁《瑤華集》等;“以類繫詞”的詞選,基本上編者按照自己的認知,將詞作進行分類,如天文類、地理類、四時類等,分類後再將同類作品繫於類別之後,這樣的作法有助於初學者學習詞作,使初學者可以看到前輩詞人對春景、秋景等同一主題不同的描寫筆法,如明嘉靖陳鍾秀校刊本《精選名賢詞話草堂詩餘》、明崇禎陸雲龍刊本《詞菁》、清初傅燮詞《詩餘類選》皆採取這樣的編排方式。“以人繫詞”的詞選主要強調所選的作者群所呈現的風格,如趙崇祚編《花間集》、周密編《絕妙好詞》、朱彝尊編《詞綜》等。三種詞選不同的編排方式,顯示出編者不同的文學理念和側重面向。

詞選發展至明代,以南宋書坊編刊的《草堂詩餘》為大宗,據劉少雄在《〈草

9 陳昌強:《傅燮詞〈詞觀續編〉的文獻價值與詞史意義》,《詞學》第41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4月),頁329—355。

10 閔豐:《清初清詞選本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21—134。

堂詩餘》版本論著目錄初編》一文中認為：南宋書坊編刊的《草堂詩餘》是詞學史上版本最多、影響最廣的選集，明詞的衰落和清初詞學的振興都與該書有關。<sup>11</sup> 據該文統計，分類編次本《草堂詩餘》有七個版本、分調編次本《草堂詩餘》有八個版本，可見明代《草堂詩餘》的盛行。

由上述詞選編排方式的發展可知，本文主要考察的《詩餘類選》即是繼承明代“以類編排”的《草堂詩餘》系統所編纂，又再加入晚明詞人詞作，至於這些明代詞人詞作，編者傅燮詞究竟是“依循明選草堂詩餘”或是“有編者個人主觀標準”，即是本文的研究重點之一。

《詩餘類選》十六卷本，每半葉八行，行十八字，花口，無魚尾。版心上有“詩餘類選”四字，中間注明卷數、頁碼，全書收自唐迄明詞作共 529 首，詞人 197 人。首傅燮詞《詩餘類選序》、次天文類第一卷。全書並未說明編選年代，筆者在此將分為“編選年代”“編排標準”以及“編選之優劣得失”三點進行討論：

### (一) 《詩餘類選》的編選年代

《詩餘類選》書中並未注明編選年代，傅燮詞序文後也僅題“松水山房穉子傅燮詞去異漫題”<sup>12</sup>無法得知確切編選年代，但在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傅燮詞編纂專收清人詞作的詞選《詞觀》二十二卷時，曾在序言中就透露編纂《詩餘類選》時間：

憶丙申春杪，余年甫十四，項下病創大如升，廢占畢業者，自春徂秋，幾七閱月。痛楚呻吟，不復可耐，思有以破孤寂者，乃檢架頭，得詞譜數種，閱而嗜之；又不能自讀；設一榻於松根花底，命侍兒執卷朗誦，輒覺栩栩神游於鶯聲花影、曉風殘月間。曩之痛楚呻吟，恍然如失。重九後，而創已癒，因念曰：“昔枚叟《七發》，可起沈疴，陳琳一檄，能愈頭風。詞之於

11 劉少雄：《〈草堂詩餘〉版本論著目錄初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三卷第一期(1993年3月)，頁49。

12 傅燮詞：《詩餘類選序》，(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序頁3。

吾，亦猶是矣。”遂分門別類，手錄成帙。戊戌，於都門爰付剞劂，示不忘其愈我痛楚之功也。大都是古詞，而近代所摘，僅得陳卧子、李舒章、楊鳧岫、韋念莪四家而已。因亦各采數闕入集中。其諸名公先生之詞，不少概見也，則未免有遺憾焉！以為詞之一道，凌夷至今，不絕如線耳。從此遂事羅獵，片箋一扇，書長短句者，則錄而藏之。<sup>13</sup>

查序文中提到丙申年，為順治十三年(1656)，對照傅燮詞出生年，確實如序文所指，時年十四。文中提到自己因病讀詞，同年重九病癒後，認為讀詞能療疾，故“分門別類，手錄成帙”，開始編選詞選，至戊戌年刊印，戊戌年即順治十五年(1658)，故可知這部詞選的編選時間，是從順治十三年(1656)至順治十五年(1658)，但如何確定這部詞選即《詩餘類選》？除了序文曾提到“分門別類”之外，傅燮詞也提到所選內容“大都是古詞”且近代僅得陳子龍、李雯、楊士聰、韋成賢<sup>14</sup>四人。查傅燮詞《詩餘類選》，確實收有四位詞人的作品，且《詩餘類選》所收詞作由唐迄明，也符合序文中提到“大都是古詞”的描述。準此，可知《詩餘類選》的編纂年代與刊印年代，起於順治十三年(1656)，成書於順治十五年(1658)，是傅燮詞早年編選的詞選。

## (二)《詩餘類選》的編排標準

全書以類編排，共分為 11 類：卷一天文類、卷二地理類、卷三人事類、卷四至卷九為時序類、卷十閨閣類、卷十一人品類、卷十二題詠類、卷十三花木類、卷十四蟲鳥類、卷十五器皿類、卷十六遊覽類。各卷以類編排，卷中次序錯雜，並沒有按照詞調短長、詞人生卒先後再進行排序。趙尊嶽曾於《詞籍提要》一文中錄出所見《詩餘類選序》，但經筆者比對，部分文字有差異，本文所引，以十六

13 傅燮詞：《詞觀序》，轉引自趙尊嶽：《詞籍提要》，龍沐勛主編：《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頁 82—83。筆者案：文章標點，皆按照原文著錄。

14 筆者案：閔豐曾於《清初清詞選本考論》中推斷韋念莪為韋鐘炳：“韋念莪其人無考，《全明詞》所題韋鐘炳字號無‘念莪’，但推斷起來可能就是韋鐘炳。”見《清初清詞選本考論》，頁 129。閔說誤，韋念莪應為韋成賢，字集生，號念莪，為順治三年(1646年)中式丙戌科二甲第二十二名進士。

卷全本爲主，兩序之間的差異，筆者製成附表一，置於文末，供諸位方家指正。以下則分爲幾點論述，分別是：從情景與人事出發、選詞偏於閨閣思春之作、突顯詞題。

### 1. 從情景與人事出發

關於《詩餘類選》以類編排的方式，傅燮詞在《詩餘類選序》中就已指出爲何自己要以類編排：

時有殊也，境則異也。人各別也，事不侔也。景代謝也，物歧形也。群情引而興會，輒援筆而宣辭；錯出則工拙難分，並觀則參差互見。爰於三餘之暇日，漫成六代之間編。無取音調之同，獨纂事情之類。不徒求媚歌者之口，庶幾不掩作者之心。使瀏覽寓目者，如美人並列，而驚鴻飛燕，各負殊姿；嘉樂共陳，而鳳管鶉絃，分流異響。用助詞壇之心賞，聊效詩苑之眉顰云爾。<sup>15</sup>

引文中先從“時、境、人、事”四者講起，因爲自然四時的不同，導致景色境物的差異。除此之外，每個人的秉情氣性也不同，所發生的事類也不相等。故四時之景有所代謝，境物也因此有所變化。人之情會隨著四時與環境有所改變，故在填詞之時，要順應情景。“錯出則工拙難分，並觀則參差互見”因此傅燮詞採取並觀分類的方式，引導讀者玩賞詞作。傅燮詞認爲《詩餘類選》編纂的本意，在於：“無取音調之同，獨纂事情之類”，編者捨棄以詞調編排的體例，而改以類別編排，希望讓讀者窺見作者創作之用心，且各類別下繫各詞調，能使嘉樂共陳、分流異響，同一主題下不同作家之才華以不同詞調作呈現，也助於讀者欣賞詞作。

從這段序文中，可見當時分類型詞選編者對於“情、景、類”的重視，之所以分類，乃是要呼應讀者所處的“情、景、境”。無獨有偶，胡桂芳在《類編草堂詩餘序》中，也提到分類本的功效：

15 傅燮詞：《詩餘類選序》，序頁3。

曩余爲司馬郎，多暇日，嘗取《草堂詩餘》分類校之，令善書者錄成一帙。自是每行役，必置油壁中，有會心處，即憑軾觀焉。繹妙詞於目接，詠好景於坐馳，飄飄然若出風塵之表矣……黃生作霖、崔生疇來、朱生完，嶺南所稱博雅士也，畀之重校，訂訛補逸，列爲三卷。既竣，請於余曰：“詩之爲義大矣，緣情體物，必本王澤、繫民風，非是者，君子無取焉。詩餘詞多輕艷，何所愛而傳之也？”余曰：“非然。夫自大雅既湮，衆制蔚起，如騷如賦，如詩如樂府，分綸瑰瑋，何可殫述？雖去古未遠，而含思蓄韻，或至忘筌，貴紙傳都，亦以充棟，在學者閉戶自精而已，豈游情之致乎？若顧子所輯《詩餘》約二百調，大率指詠時物，發抒性懷，平居諷誦，可以自樂，而由宜於行邁，故足取也。抑余聞之，凡詩之作，由心而發，夫人之心，豈不貴於適乎？天之適人以時，地之適人以境，人之自適以情。情適，而時與境皆適已。詩餘諸調或雅或俗，雖非一體，要皆隨時與境逞其才情，發爲歌詠，麗詞方吐，逸韻旋生，有得於縣解而合乎天倪者。爾乃狀景物之清佳，紀山川之名勝，敘時事之變遷，揣人情之欣戚。或寓箴規於讚頌，或志警悟於登臨，自足啓靈扃而祛俗障。……且余驅馳原隰，俯仰乾坤，遇天氣嘉，地形勝，衆庶說，草木茂，禽鳥翔，未嘗不躍然有懷。徐探是編覽之，則見其摹寫之工、音律之巧，若先得我心之同者，是以終日把玩而不能釋手也……余所知者，惟在行役之時，登車後無所事事，對景牽思，摘辭配境，則是編爲有助焉爾。”<sup>16</sup>

由胡桂芳的序文中，前段敘述中可知胡桂芳委請黃作霖、崔疇來、朱完三人校對，書成之後，三人對胡氏提出疑問，認爲詩“緣情體物”、“本王澤、繫民風”，而詞與詩相比，較爲輕艷，爲何胡桂芳重新整理詞選？胡桂芳認爲詞是“詩餘”，且“指詠時物，發抒性懷，平居諷誦，可以自樂”，加上詩詞皆是由人心而發，無分雅俗，皆可自適於情，並認爲“皆隨時與境逞其才情，發爲歌詠，麗詞方吐，逸韻旋生，有得於縣解而合乎天倪者。”故以類編排，方便讀者對景適情，同時也

16 胡桂芳：《類編草堂詩餘序》，彭志輯校：《明人詞籍序跋輯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437。

方便初學詞作者,有所依據。可見分類是爲了方便出遊時“有會心處”,可以以手中前人好詞,呼應現實之景色,以達情景相生之樂。這也是“以類編排”型詞選本的特殊性,正可以解釋該類型選本的特色與編選需求。

晚明陸雲龍《詞菁》與《詩餘類選》編排方式相同,皆分春景、秋景等類,陸雲龍《詞菁》一選,收於“翠娛閣評選行笈必攜”叢書中,顧名思義,就是方便讀者在路途中觀看的書籍,該叢書收詩詞選本《詩最》《詞菁》,皆是以類編排,恰恰呼應上述所收“以類編排”的特色。由上述可知,“以類編排”型詞選,方便讀者攜帶,出門閱讀,以達情、景、文相生呼應之效。

## 2. 選詞偏於閨閣思春之作

查《詩餘類選》中所收 11 類的主題,部分分類收錄的詞作較多,如卷四至卷九皆爲時序類,光卷四一卷僅收春詞,多達 121 首,相較卷一天文類只有 22 首,落差甚大。此外,卷十閨閣類雖然只有一卷,但其中收有 90 首作品,也與其他類別落差懸殊。由《詩餘類選》的分類可見其主要編選的方向,較爲偏向閨閣、詠春一類的詞作。筆者將《詩餘類選》所選十六卷分類製成表一:《詩餘類選》各卷選詞首數表,方便查對:

表 1 《詩餘類選》各卷選詞首數表

卷次	類 別	首數	卷次	類 別	首數
卷一	天文類	22	卷九	時序類: 節日	23
卷二	地理類	30	卷十	閨閣類	90
卷三	人事類	14	卷十一	人品類	31
卷四	時序類: 春	121	卷十二	題詠類	36
卷五	時序類: 夏	7	卷十三	花木類	43
卷六	時序類: 秋	27	卷十四	蟲鳥類	9
卷七	時序類: 冬	8	卷十五	器皿類	15
卷八	時序類: 節日	39	卷十六	遊覽類	14

從表一可見，卷四到卷九為時序類，為《詩餘類選》所選 11 類中，所占卷數最多的一類。卷四內容多為春情、春思、春感、春恨、春怨等作。卷五專詠夏季、卷六專詠秋季、卷七則為冬季。卷八開始以“節氣”排序，如立春、元旦、除夕、清明、端午等，單從時序類來看，該分類就有 225 首，佔選本所選詞 42%，將近一半。可見“時序類”是編者傅燮詞相當重視的類別，亦可以呼應前述“時、境、人、事”，搭配四時之景讀詞的審美意趣。此外，時序類的“春”，共選入 121 首、次高入選的類別：閨閣類，共有 90 首作品，二者相加佔所選詞作數量的 39%，春詞與閨閣類詞，多屬詞之本色。考察其他類別，如卷十一人品類，所選多為詠佳人、美人之作，亦屬於本色婉約詞之範疇，可見傅燮詞《詩餘類選》所選詞作，多偏向閨閣思春婉約之作。

### 3. 突顯詞題

全書以類編排，各卷前有目錄，目錄上以詞題為大字、詞牌為小字，刻意突顯詞題，可見其繼承明代《草堂詩餘》的類編本的編選方式。<sup>17</sup> 內文編排也以詞題為大字，詞牌為小字，下再標明作者、作品。如卷一選周邦彥《十六字令》（明月影穿），先標明詞題為“詠月”，這個詞題為編者傅燮詞所撰，方便讀者分類閱讀學習，這也是明代詞選本的特色之一，傅燮詞為清人，既然延續明代詞選本的編排方式，可知《詩餘類選》明顯受到明代詞選影響。

明代選本，“詞題”多為編者所訂，因此從編者所擬的“詞題”，可知編者對這闕詞所掌握的核心重點為何。傅燮詞受明代選本影響，選詞以類編排，除了按照己意訂定詞題外，還“以詞題為大字、詞牌為小字”的方式，特別強調，可見對於自己所擬詞題很有信心，且希望這樣的用心能夠被讀者所接受。

#### (三) 《詩餘類選》編選之優劣得失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傅燮詞編纂專收清人詞作的詞選《詞觀》二十二卷、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詞觀續編》二十二卷，編排方式一改《詩餘類選》

17 筆者案，部分學者認為類編本《草堂詩餘》是由於“便歌”的歌本形式，但劉少雄提出明代當時的詞作已難付諸歌喉，依類編次的《草堂詩餘》並非由於“便歌”，而是為了“以示初學之楷模”所編纂。見氏著：《〈草堂詩餘〉版本論著目錄初編》，頁 50。

的類編本編排方式,採取“以人繫詞”的編排方式。以下則分爲兩點論述《詩餘類選》的編選的優劣得失:

### 1. 詞人字號稱呼不統一,內容延續明代類編“草堂”本的訛誤

在詞人的稱謂方面,該選第一沒有詞人小傳,第二是對於詞人的稱呼並不統一,部分詞人以名稱,如李清照。部分詞人以字號稱,如周邦彥稱周美成、柳永稱柳耆卿、但部分詞人時以名稱、時以字稱,如卷二選辛棄疾兩首詞作,但一首稱辛幼安、一首稱辛棄疾。另外有不以姓名字號稱者,如卷一選完顏亮詞作,稱金主亮、卷四選李煜詞作,稱李後主。除詞人稱呼不統一之外,在詞調上也常見刻印訛誤,如卷十六遊覽類,收辛棄疾《生查子》,內文誤作“查生子”<sup>18</sup>。值得一提的是,該選本延續明代《草堂詩餘》類編本的編選方式,連同類編本《草堂詩餘》常犯的錯誤也一同被承繼下來,朱彝尊在康熙十七年(1678)編選《詞綜》時曾在《發凡》中大力抨擊明代分類本《草堂詩餘》所造成的問題:

周布衣青士,隱於塵市,於書無所不闕。辨證古今字句音韻之謬,輒極精當。是集藉其校讎,如史梅溪《綺羅香》後闕“還被春潮晚急”,原係六字爲句。《草堂》坊本脫去“晚”字,諸本因之。周晴川《十六字令》“眠。月影穿窗白玉錢”,原係“眠”字爲句,選本謬作“明”字,遂以“明月影”爲句,歐陽永叔《越溪春》結語“沉麝不燒金鴨,玲瓏月照梨花”,並係六字句,坊本謬“玲”爲“冷”,“瓏”爲“籠”,遂以七字五字爲句;德祐太學生《祝英臺近》“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不去”,謬“不”爲“又”,一字之乖,全旨皆失。今悉爲改正。<sup>19</sup>

朱彝尊指出明代《草堂詩餘》流行本各本的訛誤,如史達祖《綺羅香》草堂坊本缺“晚”字、周邦彥《十六字令》“眠”字誤爲“明”字,且又斷句錯誤、歐陽修《越溪春》、德祐太學生《祝英臺近》等詞作也有訛誤之處。筆者查對傳變詞《詩餘

18 傳變詞編:《詩餘類選》,(臺北:臺灣“國家”圖書館,清刻本),卷16,頁4。

19 朱彝尊:《詞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1493,頁433。

類選》，史達祖《綺羅香》(做冷欺花)與周邦彥《十六字令》(眠)皆有入選，且正如朱彝尊所說，有上述缺字、錯字與斷句錯誤的情形，可見明代類編本《草堂詩餘》的訛誤也一併被延續下來。但後面所舉歐陽修與德祐太學生兩例，傅燮詞並未選入詞選中，但從該選中史達祖《綺羅香》(做冷欺花)一詞缺“晚”字<sup>20</sup>、周邦彥《十六字令》(眠)將首字“眠”做“明”，且以“明月影穿”為句<sup>21</sup>，可見《詩餘類選》深受明代分類本《草堂詩餘》的影響。<sup>22</sup>

## 2. 編排次序錯雜

《詩餘類選》全書詞人次序錯雜，並沒有按時代順序分類，如卷四選明人沈際飛作品《虞美人》，後接南宋劉光祖《踏莎門》(筆者按：此應為《踏莎行》之誤)，全書詞人次序錯雜，其中夾雜詞僧、女詞人的作品，並沒有女詞人在後、詞僧置於卷後等現象，明顯與清代詞選的編排方式有所不同。

傅燮詞的《詩餘類選》並不是第一本以類編排的詞選，在明代，以類編排的詞選所在多有，如明嘉靖十七年(1538)閩沙陳鍾秀刊本《精選名賢詞話草堂詩餘》分時令、節序、懷古、人物、人事、雜詠六類、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胡桂芳、黃作霖等刊《類編草堂詩餘》分時令、名勝、花卉、禽鳥、宮閨、人事、雜詠七類。<sup>23</sup> 但值得一提的是，傅燮詞生於明崇禎十六年(1643)，其幼年與青年成長期皆已入清朝。當時清初的詞風，雖然還是繼承晚明崇尚《草堂詩餘》的風氣，但以分調本《草堂詩餘》為尚，編選詞選也是按調編排，並非按類編排。故筆者認為傅燮詞入清之後所編《詩餘類選》，有其時代標誌性的意義。且經筆者查

20 傅燮詞編：《詩餘類選》，卷1，頁4。

21 同上，頁1。

22 筆者案，朱彝尊雖指出《草堂詩餘》坊本之誤，但其中“周晴川《十六字令》”將周玉晨誤為周邦彥，《詞綜》亦沿用此錯誤，此誤直至近代學者黃文吉、王兆鵬等人考察《天機餘錦》一選，才發現朱彝尊《詞綜》將周玉晨誤為周邦彥。詳細考察見黃文吉：《詞學的新發現——明抄本〈天機餘錦〉之成書及其價值》，《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3期，（高雄：麗文出版社，1997年9月），頁381—404。王兆鵬：《詞學秘籍〈天機餘錦〉考述》，《文學遺產》1998年第5期，頁41—53。筆者考察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天機餘錦》，卷四收有周晴川《十六字令》，首字為“眠”。傅燮詞《詩餘類選》沿用“明”字，可證其受《草堂詩餘》影響之深。

23 關於明代類編本《草堂詩餘》的版本，參見劉少雄：《〈草堂詩餘〉版本論著目錄初編》，頁51—52。筆者案：文中統計明代《草堂詩餘》分類編次本共有七種刊本，可見當時分類編次本《草堂詩餘》在明代詞壇的重要性。

閱，入清以後，“以類編排”型詞選大幅減少，趨近於零。傅氏《詩餘類選》，正是詞選發展史上，代表“以類編排”型詞選入清之後的終結。

綜上所述，可見傅燮詞《詩餘類選》為其早年編選的詞選，收錄內容由唐迄明的詞人詞作，以類編排，就詞選內部的編排系統來看，《詩餘類選》深受明代分類本《草堂詩餘》的影響，採取方便初學者學習的編排方式，不僅在選本體製、格式上延續類編本《草堂詩餘》，就連選詞中的誤字、斷句錯誤、錯字也未更正。<sup>24</sup>《詩餘類選》的特殊性在於這部詞選所處的時代，並非類編本盛行的明中葉，而是清朝初年。清初順康時期的其他詞選雖然繼承晚明詞風，但大多是繼承分調編次本《草堂詩餘》“以調編排”的方式<sup>25</sup>，如順治十七年（1661）《倚聲初集》、康熙二十八年（1689）《亦園詞選》等，並非“以類編排”的方式。傅燮詞這部《詩餘類選》則是清代較為特殊“以類編排”的詞選，可視明代類編本《草堂詩餘》對清初詞選影響的結果。

### 三、《詩餘類選》入選詞人分析

《詩餘類選》由唐迄明，最早選入唐李白詞作三首，分別是：《憶秦娥》《菩薩蠻》與《清平樂》，最晚則有陳子龍、李雯等晚明清初詞人入選，跨越年代近一千年，所選詞人除文人外，還包含帝王，如宋徽宗、李後主、金主亮、元英宗拜住等人，其中還包含 15 首詞作為無名氏所作，筆者將《詩餘類選》所入選前十名詞人先製成表二，再進行分析。之所以選擇“前十名”詞人，是因為《詩餘類選》選詞橫跨數個朝代，從入選詞人數量上作考察，較能看出選本偏向，也較能從其中看出《詩餘類選》與其他選本不同之處。

從表二中可見《詩餘類選》前十名詞人呈現幾個現象，分別是：南北宋詞人並舉，改變明人輕視南宋的現象、其次是有意拉擡明代詞人二點，以下就這二

24 筆者案：本文無意在此評斷明清選本的優劣，本文在此僅論證《詩餘類選》受明代選本風氣影響，故明代選本疏漏之處，在《詩餘類選》中也明顯可見。

25 筆者案：明代《草堂詩餘》的版本，據劉少雄研究，有：宋刊本、分類編次本、分調編次本、其他版本四種，其中分類編次本與分調編次本種類最多，見氏著：《〈草堂詩餘〉版本論著目錄初編》，頁 49—57。

點進行論述。

表 2 《詩餘類選》入選前十名詞人

	姓 名	朝 代	入選詞作數量
1	周邦彥	北宋	27 <sup>26</sup>
2	秦 觀	北宋	20
	辛棄疾	南宋	20
4	蘇 軾	北宋	17
5	歐陽修	北宋	15
	王世貞	明	15
7	楊 慎	明	14
8	劉 基	明	13
9	蔣 捷	南宋	10
10	李清照	北宋	9

### (一) 南北宋詞人並舉,改變明人輕視南宋的現象

從表二可見前十名者北宋佔五位、南宋兩位、明代三位。北宋詞人中,周邦彥入選最多,佔 27 首,秦觀和辛棄疾並列第二,入選 20 首。蘇軾排名第四,入選 17 首、歐陽修與明代王世貞並列第五,入選 15 首、明代楊慎入選 14 首,排名第七、劉基入選 13 首,排名第八。最後是南宋蔣捷入選 10 首排名第九,女詞人李清照入選 9 首,排名第十。

蕭鵬於《群體的選擇》一書中的第六章中曾提及明代的詞選宗法的重心落

26 筆者案,《詩餘類選》原選周邦彥詞作 28 首,但經前輩學者考察,《十六字令》為周玉晨所作(見注 22),故選周邦彥詞作共 27 首。

在北宋，選陣的前五家多為：周邦彥、蘇軾、柳永、秦觀、歐陽修。<sup>27</sup> 從這份名單中，可見傅燮詞在繼承明代詞選偏北宋詞人的選陣之餘，又添入南宋與明代詞人，雖然入選第一名為周邦彥，但將南宋詞人辛棄疾與蔣捷列入，更大量入選辛棄疾詞作，高居第二，可見傅燮詞是有意識在拉抬南宋詞人。若將傅燮詞這份名單與蕭鵬所統計明代詞選的選陣相比，可以發現傅燮詞減少柳永詞作入選。查《詩餘類選》入選柳永作品，共有 7 首，與其餘詞人入選十餘首無法相較。

此外，陶子珍曾於《明代詞選研究》一書中，論及《草堂詩餘》之影響，其中一點即是“崇北宋薄南宋，使明代詞風趨於衰頹”<sup>28</sup>陶子珍同時在書中將《草堂詩餘》辛卯本入選南北宋詞人原選、新添、新增等製作成表，本文為方便比對，將陶子珍所作辛卯本《草堂詩餘》詞人數據與《詩餘類選》相較並製成表三，突顯《詩餘類選》的改變之處。

表 3 辛卯本《草堂詩餘》與《詩餘類選》入選詞人數目比較表

	辛卯本《草堂詩餘》			《詩餘類選》		
	姓名	朝代	首數	姓名	朝代	首數
1	周邦彥	北宋	51	周邦彥	北宋	27
2	蘇軾	北宋	25	秦觀	北宋	20
				辛棄疾	南宋	20
3	秦觀	北宋	20			
4	柳永	北宋	16	蘇軾	北宋	17

27 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頁235。

28 陶子珍說：“《草堂詩餘》選取作品之時代跨度，由晚唐至金代，範圍頗廣；然因編選者個人之學養、喜好，及時俗風氣之趨向，所選難免有所偏倚。以‘辛卯本’而言，選錄詞家116人中，除無名氏外，包括晚唐、五代10人，北宋42人，南宋（南渡）63人，金代1人；雖然南宋詞人多於北宋詞人，但所收375闕詞中，北宋詞卻多達202闕，南宋詞113闕，晚唐、五代詞20闕，金代詞僅有1闕。顯然《草堂》所選，北宋詞人之作品已超過半數。”見氏著：《明代詞選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87—88。

續 表

	辛卯本《草堂詩餘》			《詩餘類選》		
	姓 名	朝 代	首 數	姓 名	朝 代	首 數
5	歐陽修	北宋	11	歐陽修	北宋	15
				王世貞	明	15
6	康與之	南宋	10			
	辛棄疾	南宋	10			
7	黃庭堅	北宋	8	楊 慎	明	14
8	李清照	北宋 <sup>29</sup>	7	劉 基	明	13
9	晏幾道	北宋	5	蔣 捷	南宋	10
	仲 殊	北宋	5			
	趙令時	南宋	5			
	胡浩然	南宋	5			
10				李清照	北宋	9

從表三來看，辛卯本《草堂詩餘》入選前五家：周邦彥、蘇軾、秦觀、柳永、歐陽修五人，皆為北宋詞人，蕭鵬曾經在《群體的選擇》中提及明代詞選的選陣：

《草堂》雖為書坊選歌之什，其宗法重心落在北宋，選陣前五家（周邦彥、蘇軾、柳永、秦觀、歐陽修）皆北宋名賢，故“宋調”實為北宋調。明人的心目中，原沒有南宋詞的一點位置。就接受者明代詞人方面而言，他們於《花間》得香豔淫冶之致，於《草堂》得鄙俗哇俚之格，從而構成明詞的兩大弊端。<sup>30</sup>

29 筆者案：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將李清照歸為“南宋”詞人，本文認為李清照身處於南北宋之交，但宋室南渡（1127）時李清照已43歲，故將其歸為北宋詞人。

30 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頁235。

取辛卯本《草堂詩餘》入選前五家與傳燮詞《詩餘類選》前五家相較,就可以得知傳燮詞大量入選辛棄疾詞作,使其與秦觀詞並列第二。從上述資料可知,傳燮詞《詩餘類選》雖受明代《草堂詩餘》相關選本的影響,但在選陣方面卻別出心裁,刻意拉抬南宋詞人如辛棄疾、蔣捷,將其與北宋詞人並列,可見傳燮詞作為編者之用心。

## (二) 有意拉擡明代詞人

除了上述的南北宋詞人外,有三位明代詞人詞作也被大量收入,分別是王世貞 15 首,與歐陽修並列第五、楊慎 14 首,名列第七、劉基 13 首,名列第八。《詩餘類選》有意拉抬明代詞人,顯然也是受到明代詞選的影響,特別是“明人選明詞”的選集中,對上述三人詞作極為推崇,張仲謀《明詞史》中曾統計明人選明詞中的詞選前三家詞作:

錢允治《類編箋釋國朝詩餘》(萬曆四十二年刻本),選明人詞 24 家,詞作 461 首,其中前 3 家依次為:楊慎 116 首、王世貞 77 首、劉基 66 首;沈際飛《草堂詩餘新集》(約成書於崇禎元年前後)選明人詞 70 家,詞作 426 首,其中前 3 家為:楊慎 92 首、王世貞 73 首、劉基 59 首;卓人月、徐世俊《古今詞統》(成書於崇禎六年)選明人詞 105 家,詞作 460 首,其中前 3 家為:楊慎 57 首、王世貞 36 首,劉基 28 首;潘游龍《精選古今詩餘醉》(成書於崇禎十年)選明人詞 60 家,詞作 397 首,其中前 3 家為:王世貞 47 首,楊慎 38 首,劉基 37 首。<sup>31</sup>

從上述羅列這些“明人選明詞”的選本,可以得知晚明的選本中,對於明代詞人最推崇的三位詞家,正是王世貞、楊慎與劉基三人,雖然各書對於三人入選數次序不一,但基本上都是這三位詞家。《詩餘類選》雖然並非為明人選明詞,但在明代的詞作中,同時也反映了晚明詞家推崇王世貞、楊慎、劉基三人詞作的

31 張仲謀:《明詞史》(修訂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頁217—218。

現象。此外，因為《詩餘類選》體製為通代詞選的緣故，傅燮詞將這三位明代詞人，又向上與南北宋詞人並列，可見《詩餘類選》的選學明顯受到晚明詞壇選本的影響，還有編者企圖拉擡明代詞人地位的用心。

若細查《詩餘類選》中所選王世貞、楊慎、劉基等人的作品，其中王世貞與楊慎有部分曲化的詞作也一併被收錄，如卷十選楊慎《長相思》閨情：“兩聲聲，夜更更，窗外蕭蕭滴到明，夢兒怎麼成。望盈盈，盼卿卿，鬼病慳慳太瘦生，見時他也驚。”<sup>32</sup>卷七選王世貞《甘草子》冬詞：“冬盡。玉澀鴉<sup>33</sup>寒，落照看看准。別館閉鴉兒，為侍郎來穩。暈月旋收霜仍緊。怕去路、香蹤還認。百計悽皇為他穩。屐齒鋪粧粉。”<sup>34</sup>可見這些詞作曲化嚴重，但《詩餘類選》並未以此為病，反而入選其中，同時也反映《詩餘類選》繼承明代詞選與思想的痕跡。

從《詩餘類選》入選的前十名詞人名單中可以發現，傅燮詞在明代詞選崇北宋的風氣中，試圖標舉南宋詞人，如辛棄疾和蔣捷，平衡明代詞選偏北宋、輕南宋的現象。在明人詞作的擇取上，受到晚明“明人選明詞”的影響，入選王世貞、楊慎、劉基三人詞作，並企圖在“通代詞選”中，將此三人與南北宋詞人並舉，拉抬明代詞人的地位。明人除了王世貞、楊慎與劉基是入選最多的詞家外，《詩餘類選》所選明代詞人尚有：鍾惺、顧潛、王微、徐士俊、卓人月、王世懋、陳淳、楊士聰、周用、文徵明、沈際飛、陳元綸、丘濬、董斯張、葛一龍、于儒穎、韋成賢、顧同應、秦士奇、林章、沈周、馮琦、高濂、李雯、陳子龍等人，所選明人跨越整個明代，同時也有女詞人入選其中。《詩餘類選》所選由唐至明，與之後傅燮詞編選《詞觀》所選皆為清人作品，有所區別。可見傅氏對於詞作的擇取，由唐延續至清。

#### 四、傅燮詞通代選學思維

《詩餘類選》刊印於順治十五年(1658)，採“以類繫詞”，收詞人197人，詞

32 傅燮詞編：《詩餘類選》，卷10，頁1。

33 筆者案：《詩餘類選》“鴉”字作“雅”，誤，今改正。

34 傅燮詞編：《詩餘類選》，卷7，頁1。

作 529 首。《詞觀》刊印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採“以人繫詞”收詞人 457 人,詞作 2 194 首。《詞觀續編》刊印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採“以人繫詞”,收詞人 474 人,詞作 2 202 首。據筆者考察,《詩餘類選》為傅燮詞於順治十五年(1658)編成,且為收錄範圍由唐迄明的分類本詞選,自明代嘉靖年間以後,顧從敬《類編本草堂詩餘》以調編排,自此分調本逐漸盛行,分類本漸趨式微<sup>35</sup>,傅燮詞《詩餘類選》作為入清後的分類本通代詞選,是清代詞選中較為特殊的現象。此外,傅氏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所編清人選清詞《詞觀》、康熙三十一年(1692)《詞觀續編》二選,皆“以人繫詞”,雖然兩書與《詩餘類選》有將近三十年的落差,但目前學界對《詞觀》的看法,將其歸類為傅燮詞早年編選的詞選。<sup>36</sup>《詩餘類選》與《詞觀》《詞觀續編》收錄的詞人群體、詞選的編排體例,也相差甚大<sup>37</sup>。這段時期又恰巧是晚明至清初詞風轉變過渡時期,此時詞壇對於晚明崇尚《草堂詩餘》的風氣提出不滿與修正,朱彝尊於康熙十七年(1678)編纂《詞綜》,提倡南宋詞人,即試圖導正詞壇此一風氣。傅燮詞在當時詞壇風尚影響之下,詞學觀是否呈現前後期的差別轉變?正可由《詩餘類選》與《詞觀》《詞觀續編》這一系列的詞選看其詞學審美與走向是否受到當時詞壇的影響。

觀傅燮詞的一生,共編選過三部大型詞選。順治十五年(1658),傅燮詞十六歲,編成《詩餘類選》。康熙二十八年(1688),傅燮詞四十五歲,編成《詞觀》二十二卷、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十八歲,編成《詞觀續編》二十二卷。這三部詞選,《詩餘類選》為唐至明通代詞選,是早年編選之作,後兩部若僅考察編成年代,恐以為是傅燮詞中晚年之作。但傅燮詞曾在《詞觀序》中說明《詞觀》編選年代曾“歷三十年之久”:

35 筆者案:此段考證據趙萬里評斷顧從敬《類編本草堂詩餘》而來,“自分調本(顧從敬《類編本草堂詩餘》)行,而分類本漸微。嘉靖後所刻《草堂詩餘》,如李廷機本、閔映璧本、《詞苑英華》本,皆直接間接自此本出。即錢允治、卓人月、潘游龍、蔣景祁輩所著書,亦無不標小令、中調、長調之目。故欲考詞集之分調本,不得不溯此本為第一矣”。見氏著:《校輯宋金元人詞·引用書目》,(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重刊,1972年),頁4。

36 論述見閔豐:《清初清詞選本考論》:“《詞觀》反而更接近《倚聲初集》的選目……基本停留在順康之際詞壇的認知中,沒有反映出詞史演進的流程。”頁130。

37 筆者案:此處的“相差甚大”是立基於《詩餘類選》是唐宋元明的“通代”詞選,《詞觀》和《詞觀續編》是專選清人的“斷代詞選”。

是役也,雖不敢侈云大觀,而余三十載之苦心,庶幾可備藝林之一種。<sup>38</sup>

若從康熙二十八年(1688)回推,傅燮詞有編選《詞觀》之心,應約在順治十五年(1658)前後,而此時傅燮詞正編完《詩餘類選》。故傅燮詞萌生編選“清人選清詞”的詞選,時間約在順治十五年(1658)左右,故《詞觀》的編纂,可視為傅燮詞早年作品。至於《詞觀續編》,成書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晚《詞觀》四年,陳昌強在《傅燮詞〈詞觀續編〉的文獻價值與詞史意義》中認為《詞觀續編》所反映的是康熙詞壇中期的詞壇狀況。<sup>39</sup>

考察晚明至清初詞學風尚之轉變,也約莫在此三十年間發生影響。朱彝尊於康熙十七年(1678)編選《詞綜》,強調“以人繫詞”的編選方式,欲洗去明代詞選深受《花間集》與《草堂詩餘》的影響。傅燮詞的詞學觀也受到此風尚的影響而略有轉變,筆者欲從傅燮詞《詩餘類選》《詞觀》<sup>40</sup>《詞觀續編》<sup>41</sup>三部詞選中,探討傅燮詞選學觀的轉折與演變。將分為:以類繫詞與讀詞二十二境的呼應、對清初側艷詞風的肯定與延續、持平看法:對朱彝尊對《草堂詩餘》批評的回應,加以論述。

### (一) 以類繫詞與讀詞二十二境的呼應

傅燮詞《詩餘類選》以類繫詞,挑選適合春景、秋景等主題類詞選,雖然《詞

38 傅燮詞:《詞觀序》,轉引自趙尊嶽:《詞籍提要》,龍沐勛主編:《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頁83。

39 陳昌強:《傅燮詞〈詞觀續編〉的文獻價值與詞史意義》:“《詞觀》反映的是順康之際的詞壇狀況,而《詞觀續編》則反映康熙中期的詞壇現實”,頁329。

40 筆者案:傅燮詞所編《詞觀》二十二卷,現已亡佚,現流傳有《清詞珍本叢刊》影印後人傅鈔六卷本,但此六卷本中有錯漏現象,已有學者如閔豐、梁雅英,分別於《清初清詞選本考論》《〈清詞珍本叢刊〉所錄六卷本〈詞觀〉版本差異初探》中提出討論。詳見閔豐:《清初清詞選本考論》,頁122—134。梁雅英:《〈清詞珍本叢刊〉所錄六卷本〈詞觀〉版本差異初探》,《詞學》第34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頁190—209。

41 筆者案:《詞觀續編》一書,學界直至2019年,才發現傅燮詞另有《詞觀續編》一選,保存於保定市圖書館,後經《中國古籍珍本叢刊·保定市圖書館卷》影印出版,見陳昌強:《傅燮詞〈詞觀續編〉的文獻價值與詞史意義》,《詞學》第41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4月),頁329—355。該書雖已影印出版,但臺灣並未購入此套叢書,筆者是2019年11月前往上海圖書館影印所得,本文所用《詞觀續編》版本,即《中國古籍珍本叢刊·保定市圖書館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影印出版之版本。

觀》與《詞觀續編》改變編選方式，採取以人繫詞，但無礙於傅燮詞對於讀詞與境相呼應的觀念，在《詞觀續編序》中傅燮詞提出讀詞二十二境，可視為“以類繫詞”觀念的延伸，雖然此觀念未用於編選詞選上，但仍實踐在他的生命之中：

若遇融和遲日，群花如錯繡，藉草而坐，風過處便爾香氣裊人，時有落花數片，拂入衣袂。黃鳥啼林，睨睨可聽。斯時也，其景最暢，便執卷而歌數闕；亦或日煖風恬，明窗淨几。琴書筆墨，清潔可人。膽瓶中插時花一枝，游蜂三五，尋香來叩窗紙，聲嚶嚶然。斯時也，其境最清，便執卷而歌數闕；亦或偃仰于草閣北窗下，清風悠然遠來，魚撥刺於漣漪，鳧唼啞於荇藻。斯時也，其境最閒，便執卷而歌數闕；亦或秋雨霏微，匝旬不霽。平日目中諸峰，在烟霧之間，若隱若現。檐下溜聲，丁丁不絕，泥濘不堪出戶，斯時也，其境最凄，便執卷而歌數闕；……遇境之佳者，則歌以適吾情；遇景之惡者，則歌以破吾鬱。<sup>42</sup>

傅燮詞舉出讀詞二十二境，分別是“暢、清、閑、凄、悲、靜、爽、寂、韻、樂歡、快、慘、幽、逸、曠、僻、鬱、遠、俗、苦、壯”，這二十二境，都適合“執卷而歌數闕”，將詞作搭配人生景境“遇境之佳者，則歌以適吾情；遇景之惡者，則歌以破吾鬱。”以詞作搭配人生各種情境，同時也是“以類繫詞”概念的延伸，呼應傅燮詞在《詩餘類選序》中所談到的：“時有殊也，境則異也。人各別也，事不侔也。景代謝也，物歧形也。”<sup>43</sup>，雖然《詞觀》與《詞觀續編》的編排方式不再“以類繫詞”，但仍可見傅燮詞讀詞與情境需相呼應的詞學觀。

## （二）對清初側艷詞風的肯定與延續

《詩餘類選》繼承明代詞選的風格，內容多選婉約之作。傅燮詞編選《詞觀》與《詞觀續編》時，雖抱持各種風格兼收的主張，但也從其中可見其並未否

42 傅燮詞：《詞觀續編序》，《中國古籍珍本叢刊·保定市圖書館卷》，冊36，頁335—351。

43 傅燮詞：《詩餘類選序》，頁3。

定清初所繼承的晚明側艷詞風<sup>44</sup>：

自湖上開山,《花間》萃錦;《尊前》《蘭畹》,鬪艷爭奇。及有宋之時,時流代作,霧蔚雲蒸。周柳諸公,演增慢引,換羽移宮,體製日繁,新聲競起。南渡之後,姜史以艷麗稱奇,辛劉以雄渾造極;較之汴京,殊不似詩家有初晚之分。故花庵《絕妙詞選》,又繼《花間》而開《草堂》焉。夫艷思綺語,觸緒紛來,古人若有不能自己者。誠以具區之菁,五侯之鯖,並列盤餐,不妨共太羹玄酒雜進,而與詩文同膾炙人口也。<sup>45</sup>

從這段原文可知,傅燮詞在編選《詞觀》之時,並沒有特意排斥古人詞作中的“艷思綺語”,傅燮詞認為這些作品亦可選入詞選之中。閔豐在《清初清詞選本考論》中也認為傅燮詞《詞觀》所選,較偏向清初《倚聲初集》的選目。<sup>46</sup> 考察《詞觀》一選,雖已亡佚,但趙尊嶽曾錄《詞觀》二十二卷本中各卷所錄最多詞人,故可得知《詞觀》二十二卷本入選詞人最高者：

表 4 《詞觀》二十二卷本入選詞人前五名

	姓 名	入選詞作數量		姓 名	入選詞作數量
1	傅世堉	87	4	周 珂	70
2	梁清標	80	5	王士禛	58
3	鄒祇謨	73			

44 筆者案：朱彝尊編選《詞綜》之時，曾於《發凡》中大力抨擊坊本《草堂詩餘》選詞多庸俗、言情之作：“言情之作，易流於穢，此宋人選詞，多以雅為目。法秀道人語涪翁曰‘作艷詞當墮犁舌地獄’，正指涪翁一等體制而言耳。”見朱彝尊：《詞綜·發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93，頁 434。

45 傅燮詞：《詞觀序》，轉引自趙尊嶽：《詞籍提要》，龍沐勛主編：《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頁 83。

46 閔豐說：“《詞觀》編定在《瑤華集》之後二三年，將這兩種選本的詞人選目進行比較，可以看到蔣景祁與傅燮詞的選擇迥然相左。相對來說，《詞觀》反而更接近《倚聲初集》的選目。”見氏著：《清初清詞選本考論》，頁 130。

入選最高者爲傅世堦，因傅世堦與傅燮詞兩人爲至交之故，所以入選較多詞作。但看其他入選四人，鄒祇謨與王士禛爲《倚聲初集》的編者，詞風較爲綺艷。雖然二十二卷本現已亡佚，但仍可從趙尊嶽所錄出的各卷入選最多詞人中窺見二十二卷本的面目。另外，在《詞觀續編》中傅氏收吳綺詞 52 首，名列第四；收丁煒詞 38 首名列第十，吳綺與丁煒二人詞作風格，在清初詞壇中皆偏向側艷之風。

傅燮詞雖對清初側艷詞風採取肯定的態度，但同時並不排斥豪放詞風，他試圖將兩種風格同時入選，並批評當時選家僅選某種風格的現象：

竊見近時選家，皆以己意爲準。尚艷麗者便遺辛、蘇。好氣概者即棄周、柳。即如稼軒，去其磊落豪爽之作，專取其穩秀數首，便使古人本來面目俱不復見矣。及選今詞，或因人存詞，或因詞存人，則選者未必盡佳。篇什浩繁，惜紙墨而止存數解者有所憎嫌，即佳如淮海、白石，亦復隻字不登。則佳者未必盡選，予痛懲此弊，不事徵求，有見則錄，故謂之輯而不敢以選自居。<sup>47</sup>

這段引文看似中正持論，不偏向婉約或豪放風格。文中批評選家尚艷麗者不選辛棄疾與蘇軾的豪放詞作。好氣概者不選周邦彥、柳永的詞作。即使選了辛棄疾的詞作，尚艷麗者也專取“穩秀”風格數首，使詞人作品本來面目不復得見。選清人詞作時，因人而存詞、因詞存人，所以入選的作品未必都是佳篇。加上清人詞作甚多，因爲篇幅緣故未能入選者，即使佳作可比秦觀、姜夔，也不登隻字。傅燮詞針對這個現象“不事徵求，有見則錄”看似公允，但其實這段引文中呈現幾個思想的轉變，第一，引文中批評“即如稼軒，去其磊落豪爽之作，專取其穩秀數首”，其實就是對自己早年詞選《詩餘類選》存在的問題進行修正。《詩餘類選》所選蘇辛詞，大多偏向婉約之作，雖未“專取穩秀”，但婉約詞作比例仍相當高，這是晚明詞選所遺留下來的影響，故傅燮詞在康熙三十一年

47 傅燮詞：《詞觀續編·發凡》，《中國古籍珍本叢刊·保定市圖書館卷》，冊 36，頁 359—360。

《詞觀續編·發凡》裏，認為可修正這個現象，兼選各家。第二，是在當時詞壇全面反對艷麗詞作之時，傅燮詞並未隨之起舞，加以批評否定，而是認為婉約與豪放各有所長，可見其對清初側艷詞風的肯定與延續。

### (三) 持平看法：對朱彝尊對《草堂詩餘》批評的回應

傅燮詞對朱彝尊在《詞綜·凡例》中對《草堂詩餘》的批評，表面上雖認同朱彝尊的論點，但認為即使是《草堂詩餘》，仍有佳篇留存，故傅燮詞在康熙三十一年年的《詞觀續編·發凡》裏，對於朱彝尊在《詞綜·發凡》中批評《草堂詩餘》“獨《草堂詩餘》所收，最下、最傳。三百年來，學者守為兔園冊，無惑乎詞之不振也。”<sup>48</sup>，似有對《草堂詩餘》進行辯護與回應：

《草堂》一選，昔人取配《花間》，褒之者謂詞不入《草堂》，便覺儻父，揄揚固厲太過。而朱檢討竹垞則謂：“《草堂》最劣而最傳。”予初晤談詞，便云：“作詞能不學《草堂》則佳矣。”不已甚乎。平心而論，《草堂》饒有佳篇，但所收仲殊《咏桂》及胡浩然數篇，誠堪齒冷耳。然詞之傳否，蓋有幸不幸也。予輯此篇，不及見之佳詞，逸者頗有如仲殊之類，或亦未免乎。覽者諒而示之。<sup>49</sup>

傅燮詞從明代尊崇《草堂詩餘》的風氣開始談起，崇尚《草堂詩餘》的人認為，詞作若未入選《草堂詩餘》，便覺鄙賤。傅燮詞認為這樣的看法，將《草堂詩餘》的地位抬得太高。但入清後，朱彝尊認為《草堂詩餘》從校勘、選人的角度上看，版本最劣，但卻最廣為流傳，因此大肆批評。傅燮詞認為這樣全面貶低《草堂詩餘》也有問題。傅燮詞雖然支持朱彝尊認為初學詞者不應效仿《草堂詩餘》的看法，但《草堂詩餘》平心而論，還是有許多佳篇可供後世學習。至於朱彝尊

48 朱彝尊：《詞綜·發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93，頁 431—432。

49 傅燮詞：《詞觀續編·發凡》，《中國古籍珍本叢刊·保定市圖書館卷》，冊 36，頁 356—357。

點出胡浩然與仲殊數篇作品不佳<sup>50</sup>，傅燮詞也同為認可外，其實傅燮詞盡量持平看待《草堂詩餘》，這篇凡例也可視為傅燮詞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浙西詞派逐漸風行的詞壇，對於《草堂詩餘》的一點持平迴護。

由上述三點可知，傅燮詞的通代選學思維，受晚明至清初詞學風尚的影響略有修正，從詞選的編排上，《詩餘類選》以類繫詞、《詞觀》《詞觀續編》以人繫詞的編排方式，可見傅燮詞在詞選的體製上已脫離晚明詞選的影響。但在其深層的詞學觀中，仍然保有晚明詞學觀的餘緒，像是《詞觀續編》序言中提出讀詞二十二境，便是對“以類繫詞”型選本的呼應。另外傅燮詞並未排斥艷麗詞作，只是認為婉約與豪放等詞作必須兼收，修正其前期專選婉約之作。最後，對於朱彝尊對《草堂詩餘》提出的批評，傅燮詞採持平論述，認為即使是《草堂詩餘》，也有佳篇在其中，不可全盤否定。

## 五、結 論

在傅燮詞的詞學相關研究中，《詩餘類選》一直被認為是五卷殘本或亡佚之作。筆者有幸得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詩餘類選》十六卷全本，並根據此本，考辨其編纂年代，從詞選內部分析其編排標準、入選詞人、訂正訛誤等，可知《詩餘類選》刊印年代在順治十五年（1658），屬於傅燮詞早年編選的詞選。該詞選選入由唐迄明的詞家詞作，以類編排，不只在體製上繼承明代分類本詞選的特色，就連明代詞選所犯的錯誤，《詩餘類選》也一併延續，可見《詩餘類選》的刊印年代雖然在順治十五年（1658），但仍然受到晚明詞選的影響。此外，《詩餘類選》也反映了“以類編排”型詞選，對於“情、景、詞”三者之間的呼應，該選本的功能，是從“學詞者”的角度出發，有別於入清之後朱彝尊在《詞綜》所提出的詞學主張。

在入選詞人上，由於詞選體製限制，分類中大量出現閨閣類詞作，導致詞

50 筆者案：朱彝尊《詞綜》稱僧仲殊為“蜜殊”，但傅燮詞《詞觀續編·發凡》中稱“仲殊”，兩者實為同一人，非筆者妄改。

選內容較偏向婉約詞風的作品,但即使如此,傅燮詞仍試圖在詞選中做出改變與調整。分析《詩餘類選》入選前十名詞人名單,可見傅燮詞將南北宋詞人並舉,大量入選辛棄疾與蔣捷詞作,改變明人輕視南宋的缺點。另外在前十名名單中,大量入選三位明代詞人王世貞、楊慎、劉基詞作,有意拉抬明代詞人,將其與南北宋詞人並舉,也可見選者用心之處。

由於傅燮詞另外編有清人選清詞《詞觀》《詞觀續編》二選,故將三部詞選合觀,可見傅燮詞由唐迄清的通代選學思維。首先,在選本的體製上,後兩部選集已從“以類繫詞”的分類型選本,改為“以人繫詞”的選本,可見其受清初朱彝尊編纂《詞綜》所造成的影響。但傅燮詞讀詞需與境相呼應的審美觀,仍可在其《詞觀續編序》中提到的讀詞二十二境相呼應,只是此觀念從《詩餘類選》後,未應用在其他詞選上,而是內化、實踐於他的生命之中。

另外從《詞觀》《詞觀續編》中,傅燮詞不斷強調兼收各家,並未排斥清初所繼承晚明的側艷詞風,在當時朱彝尊提倡南宋雅正詞風的詞壇中,無疑是對清初側艷詞風的肯定與延續。傅燮詞雖然肯定朱彝尊認為初學詞者不可先學《草堂詩餘》的觀點,但同時也認為《草堂詩餘》收有許多佳篇,對朱彝尊認為《草堂詩餘》“最下、最傳”的看法,給予較為持平的觀點。

《詩餘類選》因其為孤本,一直未被學界所發現、研究。筆者今試圖梳理其十六卷善本的編排標準、承繼源流,並藉此考察傅燮詞的詞學觀的轉變,希望就教於諸位方家,並讓詞學研究界知曉這部詞選的存在。

(作者: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何士信輯,胡桂芳、黃作霖等重輯:《類編草堂詩餘》。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刻本。

傅燮詞撰:《詩餘類選》。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

朱彝尊:《詞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9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傅燮詞:《詞觀續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保定市圖書館卷》,冊36。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

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重刊,1972年。

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政協靈壽委員會編:《靈壽傅氏文化遺產略覽》。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閔豐:《清初清詞選本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張仲謀:《明詞史》(修訂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彭志輯校:《明人詞籍序跋輯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

### 二、論文

劉少雄:《〈草堂詩餘〉版本論著目錄初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三卷第一期(1993年3月),頁49—57。

黃文吉:《詞學的新發現——明抄本〈天機餘錦〉之成書籍其價值》,《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3期(高雄:麗文出版社,1997年9月),頁381—404。

王兆鵬:《詞學秘籍〈天機餘錦〉考述》,《文學遺產》1998年第5期,頁41—53。

梁雅英:《〈清詞珍本叢刊〉所錄六卷本〈詞觀〉版本差異初探》,《詞學》第34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頁190—209。

陳昌強:《傅燮詞〈詞觀續編〉的文獻價值與詞史意義》,《詞學》第41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4月),頁329—355。

趙尊嶽：《詞籍提要》，龍沐勛主編：《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上海：民智書局，1935年4月），頁67—95。

侯靜彩：《傅燮詞〈繩庵詞〉及其詞學觀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4年）。

梁雅英：《清人選清詞研究》（桃園：臺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0年）。頁46—50。

# The Discovery of the Complete Edition of Fu Xietong's *Selected Ci-poems by Category*, with a Discussion of Fu's Theory of Anthologization

Liang Ya-Y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ci*-poet Fu Xietong (1643 – 1706) is the compiler of *Selected Ci-poems by Category*. This book is 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as it collects *ci*-poems of the Tang through the Ming Dynasties and arranges them by genre. For a long time, researchers have regarded this anthology as fragmentary or even inextant. Zhao Zunyue (1898 – 1965) was the first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his anthology, and mentioned in his 1935 article, published in *Studies of Ci-poetry Quarterly*, that five fascicles of the anthology in question were still extant in fragments.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essay found a complete edition of this anthology comprised of sixteen fascicles preserved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is newly found edition, which was compiled in Fu Xietong's early years and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the Shunzhi reign-period (1658). The book anthologizes 517 *ci*-poems by 197 respective poets.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compilation rubrics of this anthology, its mistakes inherited from Ming-dynasty *ci* anthologies, and the works by the top ten poets. The anthology made some adjustments to the Ming anthologies' practice of selecting only the works by Northern Song poets; instead, it includes a large number of poems by Southern Song poets, such as Xin Qiji (1140 – 1207) and Jiang Jie (ca. 1245 – ca. 1305). In so doing, the anthologist tries to elevate some Ming dynasty poets such as Wang Shizhen (1526 – 1590), Yang Shen (1488 – 1559), and Liu Ji (1311 –

1375) to the same status as Southern and Northern Song poets. In addition,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views presented in the three anthologies compiled by Fu Xietong, namely, *Selected Ci-poems by Category*, *Ci-poems Encountered*, and *A Sequel to Ci-poems Encountered*. Although the compilation methods differ, Fu turns his category-oriented treatment of poems into an aesthetic called “twenty-two realms of reading *ci*-poetry.”

**Keywords:** *Selected Ci-poems by Category*, Fu Xietong, *Ci-poems Encountered*, *A Sequel to Ci-poems Encountered*.

附表一

趙尊嶽五卷本《詩餘類選序》	十六卷本《詩餘類選序》
<p>原夫風雅道微，騷賦遞變；美人芳草，盡寄離思；折柳落梅，爭翻新曲；梁武著江南之調，隋煬發湖上之吟；秦娥譜自青蓮，非花倡由白傅；此詩餘之所自始也。温岐美擅《金荃》，李珣譽流《瓊玉》；孟蜀《花間》之集，南唐《蘭畹》之詞；周待制增演曼引，換羽移宮；柳屯田廣拓篇章，比聲切律：此詩餘之所由備也。</p> <p>“山抹微雲”，少游真稱雅麗；“月來花影”，子野自是清新；“腸斷江南”，方回見推於山谷；“夢回雞塞”，中主尤賞於荊公；耆卿之“殘月曉風”，韻生歌管；清照之“綠肥紅瘦”，艷絕香奩；夢窗藝巧於鏤金，稼軒氣雄於奔馬；此詩餘之所由人異代殊，分馳疊見也。惟作者代有其人，而選者亦世不一姓。然皆沿腔綴曲，按拍徵辭。</p> <p>夫腔拍短長，每一成而不變；情詞感觸，率萬緒而無窮。是以春女多思，秋士多怨；水殿風來，則迎涼之興永；梅村雨霽，則破曉之吟長；對月迎風，輒動懷人之想；登山臨水，每深超世之心；逢佳節而思親，遇良辰而念友；溪名惆悵，感逝者心傷人面桃花；橋號銷魂，怨別者淚洒春風楊柳。以及綠窗刺繡，情託錦鴛；紅袖翻花，意憐金釧；芙蓉發於吳靨，鸚鵡轉於歌喉；流蘇帳暖，眷戀同衾；翡翠樓空，悽愴破鏡。他如花光草色，足繫留連；燕笑鶯啼，最深驚惋。紈扇發秋風之歎，游絲縮春日之愁；聞羌笛而悲來，擗秦箏而恨結。凡斯種種，類不一端。</p> <p>時有殊也，境則異也。人各別也，事不侔也。景代謝也，物歧形也。人情引而興會，輒援筆而宣辭，錯出則工拙難分，並觀則參差互見。爰於三餘之暇日，漫成六代之簡編。無取音調之同，獨纂事情之類。不徒求媚歌者之口，庶幾不掩作者之心。使瀏覽寓目者，如美人並列，而驚鴻飛燕，各負殊姿。嘉樂共陳，而鳳管鶉絃，分流異響。用助詞壇之心賞，聊效詩苑之眉顰云爾。松水山房穉子傳變詞去異漫題</p>	<p>原夫風雅道微，騷賦遞變；美人芳草，盡寄離思；折柳落梅，爭翻新曲；梁武著江南之調，隋煬發湖上之吟；秦娥譜自青蓮，非花倡由白傅；此詩餘之所自始也。温岐美擅《金荃》，李珣譽流《瓊玉》；孟蜀《花間》之集，南唐《蘭畹》之詞；周待制增演慢引，換羽移宮；柳屯田廣拓篇章，比聲切律：此詩餘之所由備也。</p> <p>“山抹微雲”，少游真稱雅麗；“月來花影”，子野自是清新；“腸斷江南”，方回見推於山谷；“夢回雞塞”，後主尤賞於荊公；耆卿之“殘月曉風”，韻生歌管；清照之“綠肥紅瘦”，艷絕香奩；夢窗藝巧於鏤金，稼軒氣雄於奔馬；此詩餘之所由人異代殊，分馳疊見也。惟作者代有其人，而選者亦世不一姓。然皆沿腔綴曲，按拍徵辭。</p> <p>夫腔拍短長，每一成而不變；情辭感觸，率萬緒而無窮。是以春女多思，秋士多怨；水殿風來，則迎涼之興永；梅村雪霽，則破曉之吟長；對月迎風，輒動懷人之想；登山臨水，每深超世之心；逢佳節而思親，遇良辰而念友；溪名惆悵，感逝者心傷人面桃花；橋號銷魂，怨別者淚洒春風楊柳。以及綠窗刺繡，情託錦鴛；紅袖翻花，意憐金釧；芙蓉發於笑臉，鸚鵡轉於歌喉；流蘇帳暖，眷戀同衾；翡翠樓空，悽愴破鏡。他如花光草色，足繫留連；燕笑鶯啼，最深驚惋。紈扇發秋風之歎，游絲縮春日之愁；聞羌笛而悲來，擗秦箏而恨結。凡斯種種，類不一端。</p> <p>時有殊也，境則異也。人各別也，事不侔也。景代謝也，物歧形也。群情引而興會，輒援筆而宣辭，錯出則工拙難分，並觀則參差互見。爰於三餘之暇日，漫成六代之間編。無取音調之同，獨纂事情之類。不徒求媚歌者之口，庶幾不掩作者之心。使瀏覽寓目者，如美人並列，而驚鴻飛燕，各負殊姿。嘉樂共陳，而鳳管鶉絃，分流異響。用助詞壇之心賞，聊效詩苑之眉顰云爾。松水山房穉子傳變詞去異漫題</p>